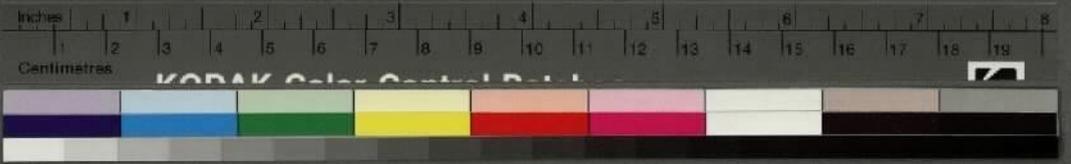


九真

五十

永樂大典

卷三千一



纂修官蕭發出第三十一

卷內

校

溫革讀碑記

慧陽子

洞泉日記

敬齋記說

史子朴語

文子續義

苔溪酒隱叢話

元憲公集

宋景文公集

曾文清公集

洪易老圃集

趙蕃厚熙稿

袁次岑三竹集

評編馮香集

飯泉集

李莊簡公集

喻良能東山集

李去隱先全集

李洪若菴類稿

胡居實耀軒集

中興江湖集

藍精之藍山集

宋元信齋後稿

存心記 五十三頁 系

共書分三種計廿四條

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發寫

騰錄

永樂大典卷之三十一

九真

人

風土主人

爾雅太平之人仁。東至日所出為太平。丹穴之人智。距齊州以南戴日為大穴。太蒙之人信。西至日所入

為太蒙。崆峒之人武。張華博物志東方少陽。日月所出山谷清。其人佼好。西方少陰。日月所入。其上窈冥。其人高鼻深目多毛。南方太陽。上下水淺。其人大口多傲。北方太陰。土平廣深。其人廣面縮頸。中央四折。風雨交。山谷峻。其人端正。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東南之人食水產。西北之人食陸畜。食水產者龜蛤螺蚌以為珍味。不覺其腥臊也。食陸畜者狸兔鼠雀以為珍味。不覺其膾。然有山者採。有水者漁。山氣多男。澤氣多女。平衍氣仁。高凌氣犯。叢林氣變。故擇其所居。居在高中之平。下中之高。則產好人。趙善瑤自警編杜正獻公衍。越州人。嘗戒門生曰。天下惟浙人褊急。易動。柔喘少立。衍自在幕府。至於監司。人尚不信。及為三司副使。累於上前執奏不移。人始信之。反曰。杜衍如是。莫非兩浙生否。其輕吾黨也如此。

觀子識慮高遠。志尚端慤。他日樹立。當為鄉曲之顯。切勿少枉為時上下也。**朱子語續錄**先生因論揚書。謂江南人氣麓勁而少細膩。浙人氣和平而力弱。皆其所偏也。浙中人大率以不生事撫循為知體。先生謂便是枉尺直尋。如此風俗議論。至十年國家事都無人作矣。常人以便文。小人以容奸。如此風大害事。**朱子語類**林澤之曰。上四州人輕揚。不似下四州人。先生曰。下四州人較厚。潮陽士人覺厚。然亦陋。陳但云潮州土人亦厚。莆人多詐。淳朴無偽者陳魏公而已。義剛**溫革瑣碎錄**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墟土人大。沙土人細。豐土人美。耗土人醜。北人胡鼻者多慧。今南人面凹者多慧。南北之相返也。如此川人好服丹。蓋西北方土厚。人稟氣盛。可勝丹。不為所返。南方魚鹽陰濕之地。非宜服之。大槩脾惡濕。腎惡燥。久服損腎。其害尤大。**許魯齋語錄**俚言。近山人善。近水人惡。有此理。蓋水性隱伏沉溺。坎險之象。人挾之。便能害人。山之性安靜有常。恒久不變。艮止之象。人觀玩居其間。故情性亦如此。

人物

性理字義人物之生。不出乎陰陽五行之氣。本只是一氣。分來有陰陽。陰陽又分來為五行。二與五則管分合運行。便有參差

不齊。有清有濁。有厚有薄。且以人物合論。同是一氣。但人得氣之正。物得氣之偏。人得氣之通。物得氣之塞。且如人形骸却與天地相應。頭圓居上。象天。足方居下。象地。北極為天中央。却在北。故人百會穴在頂心。却向後。日月來往。只在天之南。故人之兩眼皆在前。海鹹水所歸在南之下。故人之小便亦在前下。此所以為得氣之正。如物則禽獸頭橫。植物頭向下。枝葉却在上。此皆得氣之偏處。人氣通明。物氣壅塞。人得五行之秀。故為萬物之靈。物氣塞而不通。如火煙鬱在裏。許所以理義皆不通。**人物志**夫精欲深微。質欲懿重。志欲弘大。心欲謙小。精微所以入神妙也。麓則失神懿重所以崇德宇也。臻則失身志大所以堪任物也。小則不勝小心所以慎咎悔也。大則矯凌由此論之。小心而志大者。豪傑之俊也。心大而志小者。傲蕩之類也。心小而志大者。拘悞之人也。**南郡新書**鄭仁表。肅之次子。自謂門地人物文章具美。常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黃氏日抄**楊龜山云。諸葛亮李靖之兵。不務僥倖。陸宣公當擾攘之際。說君未嘗用數。馬周言事。每開人主一線路。終不如魏澄之正。**沈明遠**寓簡晉明帝問謝鯤。若何如庾亮。鯤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又問顛。君何如亮。顛曰。蕭條方外。亮不如臣。從容廊廟。臣不如亮。

顧邵問龐統曰。子名知人。吾與子孰愈。士元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沉。吾不如子。論王霸之餘略。覽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有人論阮裕曰。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恩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美。孫興公論劉真長曰。清蔚簡令。王仲祖曰。溫潤恬和。桓溫曰。高爽邁出。謝仁祖曰。清易令達。阮思曠曰。弘潤通長。袁羊曰。泚泚清便。殷洪遠曰。遠有致思。若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然以不才。時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強正。吾愧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甚矣。晉人之好品藻人物而高自標致也。吾夫子所謂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者。諸子之謂乎。蓋其端起於東漢之末。甘陵南北部三君八俊之流。造為語言以相名目。其弊至於黨與相攻。訖成禍亂。不可不戒其初也。**唐書**王珪輔政。帝以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謂曰。卿標鑒通晤。為朕言房玄齡等材。且自謂孰與諸子賢。珪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濟繁治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曹。以諫諍為心。耻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善。而玄齡等亦以為盡己所長。謂之確論。**野客叢書**抑揚

人物固自有體。唐史贊韓愈。則曰。自視司馬遷。揚雄。班固。以下不論也。退之評柳子厚文。則曰。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不過如此。李陽冰作李白集序曰。自三代以後。風騷以來。驅馳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惟公一人。揚馬何罪。而至鞭撻哉。斯可謂不善品藻人物矣。**宣城**

志曾子宣集嘉祐三年戊戌二月。赴宣州司戶。其後久權宣城縣事。故有

宣城縣宇假山詩。是時孫錫學士為郡守。巨源隨侍。李公擇錢純老居幕府。孫莘老為太平令。李資深為涇縣令。林子中梁况之為宣城。南陵簿。李獻甫為糾。王平甫為客。時人以謂錢思公在洛。人物之盛。無以過也。**朱子**

語續錄品藻人物。須是先看他箇大規模。然後看得好處與不好處。好處多與少。不好處多與少。又看其長其短。其有某無。所長所有。底是緊要與不緊要。所短所無。底是緊要與不緊要。如此互將來品藻。方定得他分數優劣。**張南軒語錄**先生問江西年來監司如何。某以趙子直對。云其人好善。問江西人物如何。某以李德達黃世永對。先生云。二公却理會禪。只此亦不是大丈夫。對云。前此吾學中未有人。怪他也未得。先生嘗警德遠以知者過之之說。先生云。說知者過之也未得。五峰云。過江來如趙丞相。做得五分宰相。若充之以學。須做成十分。**孔平仲雜說**嶺南郡縣。近世人物

為少。後漢陳元梧州人。蔡倫桂州人。唐馮盎高州人。以南粵降。高祖封為越國公。張九齡韶州人。姜公輔愛州人。北夢瑣言相國劉公贍。其先諱景連州人。趙觀文桂州小一。

本有將字軍也。狀元及第。

人道

聶隅子戰克篇。孝感鬼神。仁被禽獸。誠動天地。信著金石。此四者備人道之極也。**抱朴子內篇**對俗卷。人道當食甘旨。服輕暖。通陰陽。處官秩。耳目聰明。骨節堅強。顏色悅澤。老而不衰。延年久視。出處任意。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不能犯。五兵百毒不能中。憂喜毀譽不為累。乃為貴耳。若委棄妻子。獨處山澤。邈然斷絕人理。塊然與木石為隣。不足多也。**澗泉日記**自強不息。人道也。非禮勿履。君子之事也。獨立不思。功用也。**敬齋泛說**冠婚。人道之始也。喪祭。人道之終也。四事具則人道全矣。猶四支具則人體全也。四事之中。或聞一焉。是之為三支之民。或聞二焉。是之為半體之民。至聞其三。是為匪民。匪民則禽犢矣。而今也。乃有四支併聞者。父兄妻子。復相與群而民之。則是明目張膽。以人彘相畜也。人而至於人彘相畜也。以喀喀而死。其諸猶勝於帖帖而生乎。**劉炎適言**人道。人道之交以誠信。誠信不磨。非惟自成。亦足成人。詐偽無據。非惟自

敗。亦足敗人。待人以誠。蓋有生之不以為恩。殺之不以為怨者。誠則公。公則天也。待人以偽。蓋有生之而疑其市恩。殺之而疑其復怨者。偽則私。私則人莫之信也。愛己者愛人。輕己者能殺人。古者忠以責己。恕以待人。今人待己以恕。責人以忠。幾諫。父子之恩也。揚于外則離。責善朋友之信也。語諸人則疑。獻替君臣之義也。播諸國則辱。人能無以虛言受實禍。無以小利招大辱。其度越於人遠矣。聞譽而喜。必妄譽人。聞毀而怒。必妄毀人。不苟喜怒。斯不妄毀譽。陵貧者諛富。傲賤者諂貴。不陵不做。斯不慣諛諂。面然背否。妾婦之道。忠告善道。聖賢之徒。妾婦之道。謂人之忌嫉。猶乃心也。故常以人之不避語人。聽其言者有好焉。有惡焉。觀其所好惡。則聽之邪正可知矣。人心險夷。不難知也。處家終身。莫知其人。同途一日。可卜其素。同體而後已。同位而先人。同名不忌。同患不避。故雖小物。必辯義利。循是者君子。反是者小人。惟大姦大佞。未可立談判爾。小人之交。以利。平時相親。不啻父子。一旦相噬。不啻狗彘。君子之交。以義。平時講切。水火異齊。臨難死節。舟楫相濟。善哉。司馬公之言曰。覆王氏必惠卿也。信然。博戲之交。不日。飲食之交。不月。勢利之交。不年。惟道義之交。可以終身。與君子居。不存形迹可也。與小人居。勿事形迹可乎哉。密近君子。如濯清泉。所染未

必變。密近小人。如失足於污澤。所漸何易深耶。白受汚易。汚反白難。自君子為小人易。自小人為君子難也。幾哉危哉。朋友之深交。其可忽哉。瑞士深交。如入室堂。坐卧履止。久而愈適。邪佞深交。如涉溪谷。一跌之頃。即致顛覆。擇交之始。勿謂端士無益而遠之。遠則孤。孤則無以立。勿謂邪佞無傷而狎之。狎則深。深則易以陷。失交凡民。飲食以為階。失交凡士。言語以為階。知其凡而不交上也。既交而失。有犯不校。猶不失其為智。必屑屑然辯是非。則身亦凡矣。天下之至易怨者小人。至易恩者亦小人。簞食豆羹。足以得其懽心。摩拂豢養。足以得其死力。一語不讎。乾餼以懲。則失德矣。若夫君子則不然。大則行其道。小則盡其才。恩所知己而已。犬馬蓄役。萬鍾養軻。則逝矣。韓淮陰鄙泣涕者。為婦人之仁。而復念念乎解衣推食之賜。英九江悔怒踞洗之辱。而大喜張御之豐。卑矣哉。烏得不為狗烹也哉。是故待君子則以禮。結小人則以恩。小人好用巧心以愚君子。彼自樂其計之得也。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君子靜以待之。如觀優戲。一笑可也。一或為之動搖。則駸駸入機穽矣。小人好以小利汚君子。容有受其汚者。君子以大義責小人。未有能受其責者也。受汚則見制。不受責則反見害矣。暗箭中人。其深次骨。人之怨之。亦必次骨。以其掩人所不備也。兩

軍對壘。尅日乃戰。鳴鏑交馳。負不怨勝。罪不在人。責在己也。故君子之於人。與其陰傾。不如顯責。君子之履世也。泛應而主誠。致曲而達道。富貴近人。人以為謙。貧賤近人。人以為諂。故富貴宜自下。貧賤宜自守。自下者人愛之。自守者人敬之。將忘其恩。必故讎之。將背其言。必故尤之。是友也。古之所謂不學。今之所謂口詩書而行市人者也。虎狼之澤。安得麒麟而友之。鷹鷂之林。安得鸞鳳而友之。惟不待之以虎狼鷹鷂而待之以人道。庶乎可以自存爾。祭祀必立尸。講學必立師。敬尸。敬其先也。尊師。尊其道也。不敬其先。非孝。尸何與焉。不尊其道。非賢。師何與焉。或曰。近世何師道之不立耶。曰。古者師道德。漢魏以來。師經學。隋唐而降。所師者場屋之文而已。宜乎師道之不立也。

人品

史子朴語人之品有四。善焉者上也。惡焉者下也。善焉而不見其善之迹。愈上矣。惡焉而不見其惡之形。愈下矣。性理字學若

就人品類論。則上天所賦皆一般。而人隨其所值。又各有清濁厚薄之不同。如聖人得氣至清。所以合下便能生知。賦質至粹。所以合下便能安行。如堯舜既得其至清至粹。為聰明神聖。又得氣之清高而豐厚。所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至於享國皆百餘歲。是又得氣之最長者。如夫子亦得至

清至粹。合下便生知安行。然天地大氣到那時已衰微了。所以夫子稟得不高不厚。止栖栖為一旅人。而所得之氣又不甚長。止僅得中壽七十餘歲。不如堯舜之高。自聖人而人各有分數。顏子亦清明純粹。亞於聖人。只緣得氣不長。所以夭死。大抵得氣之清者不隔蔽。那理義便呈露昭著。如銀盞中滿貯清水。自透見盞底銀花子甚分明。若未嘗有水。然賢人得清氣多而濁氣少。清中微有此查滓在。未便能昏蔽得他。所以聰明也。易開發。自大賢而下。或清濁相半。或清底少濁底多。昏蔽得厚了。如盞底銀花子看不見。欲見得須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力學也。解變化氣質。轉昏為明。有一般人稟氣清明。於理義上儘看得出。而行為不篤。不能承載得道理。多雜詭譎去。是又賦質不粹。比如井泉甚清。貯在銀盞裏面。亦透底清徹。但泉脉從淤土惡木根中穿過來。味不純甘。以之煮白米則成赤飯。煎白水則成赤湯。烹茶則酸澁。是有惡味夾雜了。又有一般人。生下來於世味一切簡淡。所為甚純正。但與說到道理處。全發不來。是又賦質純粹而稟氣不清。此好井泉脉。味純甘純佳。而有泥土渾濁了。終不透瑩。如好公恭儉力行篤信如古。是甚次第正大資質。只緣少那至清之氣。識見不高明。二程屢將理義發他。一向偏執固滯。更發不止。甚為二程所不滿。又有

一般人甚好說道理。只是執拗。自立一家意見。是稟氣清中。被一條戾氣來衝拗了。如泉出來甚清。却被一條別水橫衝破了。及或遭巉巖石頭橫截衝激。不帖順去。反成險惡之流。看來人生氣稟。是有多般樣。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不可以一律齊。畢竟清明純粹恰好底極為難得。所以聖賢少而愚不肖者多。**孔子家語**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道理畢矣。**文子繡義**中黃子者。古之真人歟。其言曰。人有五位。位各五等。合之凡二十有五。最上者神人。最下者小人。所謂上五之與下五。猶人與牛馬。謂小人違道悖德。若牛馬而襟裾耳。聖人不及真人。賢人不及聖人。惟其造道有淺深。故品亦隨之。又曰。昔者中黃子曰。天有五行。地有五方。聲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位。五伍二十五。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等人。上伍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聖人。次伍有德人。賢人。智人。善人。辯人。中伍有公人。忠人。商人。平人。直人。下伍有衆人。奴人。愚人。視肉人。小人。上伍之與下伍。猶人之與牛馬也。又曰。智於萬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傑。十人者謂之豪。**抱朴子**行品篇。盡悉嘗於存亡保髮膚以揚名者。孝人也。端身命以殉國。經險難而一節者。忠人也。量理亂以卷舒。審去就以保身者。智人也。順通塞而一情。任性命而

不滯者達人也。不枉尺以直尋。不降辱以苟命者。雅人也。據體度以動靜。每清詳而無悔者。重人也。體冰霜之粹素。不深潔於勢利者。清人也。始終於寒暑。雖危凶而不猜者。義人也。守一言於久要。歷歲衰而不渝者。信人也。奮果毅之壯烈。聘干戈以靜難者。武人也。甄墳素之淵奧。談前言以窮理者。儒人也。銳乃心於精義。吝寸音以進德者。益人也。不改操於得失。不傾志於可欲者。真人也。卹急難而忘勞。以憂人為己任者。篤人也。潔白分以守終。不遜厚而苟免者。節人也。飛清機之英麗。言約暢而判滯者。辯人也。每居卑而推功。雖處泰而滋恭者。謙人也。崇惇睦於九族。必居正以赴理者。順人也。臨凝結而能斷。操絕墨以無私者。幹人也。拔朱紫於中構。剖猶豫以允當者。理人也。步七曜之盈縮。推興亡之道度者。術人也。赴白刃而志生。格兇虎於林首者。勇人也。整威容以肅眾。伏法度而無二者。嚴人也。創機巧以濟用。總音數而並精者。藝人也。凌強禦而無憚。雖險逼而不沮者。黠人也。執匪懈於夙夜。忘勞瘁於深峻者。勤人也。蒙謗讒而晏如。不懼懼於可畏者。勁人也。聞榮譽而不懼。遭憂難而不變者。審人也。知事可而必行。不猶豫於群疑者。果人也。循繩墨以進止。不乾沒於僥倖者。謹人也。奉禮度以戰競。及親疎而無尤者。良人也。履道素而無欲。時雖移而不

變者。朴人也。不致養於所生。損道而危身者。悖人也。懷邪偽以偷榮。豫利己而忘生者。逆人也。好爭奪而無厭。專醜正而害直者。惡人也。出繩墨以傷刻。心好殺而安忍者。害人也。飾邪說以浸潤。構謗累於忠貞者。讒人也。雖言巧而行違。實履濁而假清者。佞人也。不原本於枉直。苟尚勝而肆怒者。暴人也。措細善以取信。陰挾毒而無親者。姦人也。承風旨以苟空。揆主意而扶非者。諂人也。言不計於反覆。好經諾而無實者。虛人也。覩利地而亡義。棄廉耻以苟得者。貪人也。覲艷逸而心蕩。飾誇綺而心邪者。淫人也。見成事而疑惑。動失計而多悔者。闇人也。背訓典而自任。耻請問於勝己者。損人也。知善事而不逮。雖多為而無成者。劣人也。委德行而不修。奉權勢以取媚者。弊人也。履蹊徑以僥遠。推貨賄以爭津者。邪人也。既傲狠以無禮。好凌辱乎勝己者。悍人也。被抑枉而自誣。事無苦而振懾者。怯人也。治細辯於稠眾。非其人而盡言者。淺人也。闇事宜之可否。雖企慕而不及者。頑人也。知事非而不改。聞良規而曾劇者。惑人也。無濟恤之仁心。輕告絕於親舊者。薄人也。既疾其所不逮。喜他人之有災者。妬人也。專財穀而輕義。觀困匱而不振者。吝人也。冒至危以僥倖。值禍敗而不悔者。愚人也。騁鷹犬於原獸。好博戲而無己者。迷人也。忘等威之異數。快飾玩之誇麗

者奢人也。耽聲色與飲宴。廢慶弔於人理者。荒人也。既無心於修尚。又怠惰於家業者。嬾人也。無抑斷之威儀。每脫易而不思者。輕人也。觀道義而如醉。聞貨殖而波擾者。穢人也。杖淺短而多謬。聞趨舍之滅否者。笨人也。憎賢而不貴。聞高言而如聾者。聾人也。親朱紫而不分。雖提耳而不悟者。蔽人也。違道義以趨趨。冒禮刑而罔顧者。亂人也。每動作而受嗤。言發口而違理者。拙人也。事首豪如僕虜。值衰微而背惠者。慝人也。損貧賤之故。舊輕人士而踞傲者。驕人也。棄衰色而廣欲。非官學而遠遊者。蕩人也。無忠信之純固。背恩養而趨利者。叛人也。當交顏而面從。至折離而背毀者。偽人也。習強梁而專己。拒忠告而不納者。刺人也。小學陳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為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為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論語集注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至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宋秦觀淮海集裴晉公度實唐第一等人。清波別志仁宗一朝人材之盛。如文正公。文忠公。師魯。皆第一派人。名書國史。炳若日星。初不假於稱贊。朱子語畧聖人渾然仁智之全體。顏子直是仁。孟子直是智。顏子

有智亦是仁中之智。孟子有仁亦是智中之仁。仁智雖一。然世間人品所得自有不同。顏子曾子得仁之深者也。子憂子貢得智之深者也。如程門之尹氏則仁勝。上蔡則智勝。朱子語續錄本朝孫明復石守道輩。忽然出來發明一箇平政底道理自好。前代亦無此等人。如韓退之。已自五分來。只是說文字了。若非後來關洛諸公出來。孫石便是第一等人。孫較弱。石健甚硬做。伯豐問程子曰。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何也。曰。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之類。是他亦窺得些道理。將來竊弄。如所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治他。自有別人與他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營曰。此政推惡利己。曰。固是。如子房為韓報秦。攬撥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仇。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它亦自處閑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定之。伯豐問四皓是如何人品。曰。是時人材都沒理會。學術權謀混為一區。如安期生蒯通蓋公之徒。皆合做一處。四皓想只是箇權謀之士。觀其對高祖言語重。如願為太子死。亦脅之之意。陸象山語錄人品之說。直截是有。只如臯陶九德。便是數等。就中即一德論之。如剛而塞者。便自有兩般。又曰。過不及。有兩種人。胷中無他。只一味懈怠。沉埋底人。一向昏俗去。若起得他却好。只是難起。此屬不及。

若好妄作人。一切隔了。此校不好。此屬過人。疑重閭大底好。輕薄小相底不好。**黃氏日抄**鄒道卿貶韶州。氣終不衰。胡澹庵大節極好。趙忠簡人品甚高。黨籍至忠。簡始除。注聖錫不妄假人。以詞色得大臣體。李巽岩議論如雪中檜栢。**經鉏堂雜志**人之等級不同。姑以三等計之。上等之人自與上等相較。中等之人自與中等相較。下等之人自與下等相較。下等之人決不敢與上等相較。於是絕念矣。使貧者常若下等之望上等。絕相較之心。自不起慕羨上等。勿論中等之人。却常視下等。則無往而不足矣。**許魯齋心法**天下人類中有出眾者。便是第一人。如碁博亦有國手。但不是大義中第一人。似此等類何足効。**許魯齋語錄**如何高尚的人却不得人。只為以他標準。眾人攀接不着。此等人常孤立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者也。**朱公遷四書通旨**人品見善如不及章。李氏右兼德行事業而言。有事君人者。止正己而物正者也。盡上右兼心志德業而言。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述而生而知之者上也。李氏或上而知之。止及其成功一也。中二樂正子何人也。章盡下右兼資質學力而言。**宋釋契嵩集**品論唐史以房杜方蕭曹。然房杜文雅有餘。蕭曹王佐不足。德則房杜至之矣。觀房則半才。視杜則純道。君子曰。杜益賢也。姚崇宋

璟。其不逮丙魏乎。姚宋道不勝才。而魏則厭兵。丙則知相。燕公文過始興。而公正不及。大將軍光不若狄梁公之終無私也。袁安之寬厚。則婁相近之。正與仁則異施。房瑄顏真卿方之李固陳蕃。其世道雖異。而守忠持正一也。汾陽王省武而尚信。仁人也。段太尉忠勇相顧。義人也。晉公終始不伐。仁人也。荀子之言近辯也。盡善而未盡美。當性惡禪讓過其言也。揚子之言。能言也。自謂窮理而盡性。洎其遇亂而投閣。則與乎子路曾子之所處死異矣哉。太史公言雖博而道有歸。班氏則未至也。宜乎世所謂固不。如遷之良史也。賈傳抗王制而正漢法。美夫。宜無有加者焉。三表五餌之術。班固論其疎矣。誠疎也。董膠西之對策。美哉。得正而合極。所謂王者之佐。非為過也。繁露之言。則有可取也。有可舍也。相如之文。麗義寡而詞繁。詞人之文也。王充之言。立異也。桓寬之言。趨公也。韓吏部之文。文之傑也。其為原鬼讀墨何為也。柳子厚之文。文之豪也。剔其繁則至矣。正符詩尤至也。李習之之文。平考其復命之說。宜有所疑也。疑一作發。陳子昂之文。不若李華。華之文。不若梁肅。肅之文。君子或有所取也。李元賓之文。詞人之文也。皇甫湜之文。文詞之間者也。或無詞上文字。郭泰黃憲之為人。也。賢人也。訥言而敏行。顏子之徒歟。徐穉之為人。哲人也。識時變而慎動靜。

馬。素奉高之適世也。不忘孝。不傷和。中庸之士也。論曰。引其器。所以稽其
範之工拙。辯其人。所以示其道之至否。然範工資世之所用。道至正世之
所師。所師得。則聖賢之事隆。而異端之說息也。是故君子區之別之。是之
非之。俟有所補也。豈徒爾哉。記曰。文理密察。或作察察。足以有別也。孟子
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斯亦辯道之謂也。

無上秘要人品

道經九天丈人告於三天玉童曰。夫天地
交運。二象合真。陰陽降氣。上應於九天。流

丹九轉。結氣為精。精化成神。神變成人。故人象天地。氣法自然。自然之氣
皆是九天之精。化為人身。含胎育養。九月氣盈。九天氣普。十月乃生。其結
胎受化。有吉有凶。有壽有夭。有短有長。皆稟宿根。結氣不純。藏胃積滯。六
府敗傷。形神不固。體不受靈。死氣入孔。何由得存。陽氣赤名曰玄丹。陰氣
黃名曰黃精。陰陽既交。二氣降精。化神結胎。上應於九天。九天之氣。則下
布丹田。與精合凝。結會命門。要須九過。是為丹田。上化下凝。以成於人。一
月受氣。二月受靈。三月合變。四月凝精。五月首體具。六月化成形。七月神位
布。八月九孔明。九月天氣普。乃有音聲。十月司命勒籍受命而生。故人皆

稟九天之氣。陽降陰之精。名曰九丹。合成人身。凡人受生。結氣。九丹上化
於胞胎之中。而法九天之氣。氣滿神具於胎囊之內。而自識其宿命。知有
本根。轉輪因緣。九天之氣。化成其身。既觀陽道開曠。三光。而自忘其所生
所由之因爾者。皆由胞根結滯盤固。三關五府不理。死氣塞門。致靈關不
發。而忘其因緣。若靈真九氣。含鍊瓊胎。蹙經紫戶。運履人道。挺秀自然。耀
景觀靈。便騰身於九天。非復結精受氣而為人也。凡人生皆稟九天之氣。
氣凝為精。精化成丹。丹變成人。結胎含秀。法則自然。假令七月生。則十月
胎受波黎。答怒天之氣。十一月生。則受梵摩迦夷天之氣。十二月生。則受
梵寶天之氣。正月生。則受化應聲天之氣。二月生。則受不驕樂天之氣。三
月生。則受寂然天之氣。四月生。則受須延天之氣。五月生。則受上上禪善
無量壽天之氣。六月生。則受鬱單無量天之氣。凡人從十月結胎。至於六
月。則受九天之氣已滿。至七月。合十月。則天地氣盈。受太陽之運而生。出

洞真九丹上化胎精中記經太上曰。夫人受生。結精。積氣。受胎。歛血。黃白
幽凝。丹紫。合煙。所以凝骨。吐津。散布。流液。四度。會化九宮。一結五神。命其
形體。大一定其符籍。忽爾而立。恍爾而成。罔爾而具。脫爾而生。於是乃九
神來入安在其宮。五藏玄生。五神主焉。父母唯知生育之始。我而不悟

帝君五神來適於其間。人體有尊神其居無常出入六虛上下三田。迴易陰陽去故納新。展轉榮輸流注元津。太神虛生內結以成一身。濯質化鍊。變景光明。出洞真九真十經夫人受生於天。魂結成於元靈。轉輪於九氣。挺命太一。關開三道。積神幽宮。所以玄液七經。流津敷澤。日月映其六虛。口耳運其神器。雲行雨施。德擬天地。胞胎內匝。五因來具。立人之道。其如此也。故五因者是五神也。故三道者是三真也。夫五神者天之魂。三真者天之道。九氣者天之胎。太一者天之源。日月者天之眼。玄液者天之淵。六虛者天之光。幽宮者天之府。神器者天之化。元靈者帝之變。凡此言九天者。乃混合帝君之變。變而化九。是謂九宮。九宮混變而同一矣。夫兆所欲修己求生當從所生之宗。所生之宗謂元父玄母也。元父生氣化理帝先。玄母主精變結胞胎。精氣相成而陰陽相生。雲行兆已。道合無名。數起三五。兆始稟形。七九既布。兆體乃成。和合三五。七九洞冥。象帝之先。當須帝營。天皇之功。九變為靈。功成人體。體與神并。神去則死神守則生。是以三元為道之始。帝君為道之根。太一為道之變。九天為道之神。九宮為道之宅。玄液為道之津。以熙三田。以致神仙。朝適六合。夕守泥丸。堅執胎精。心中常歡。學道之子。須此為緣。見是經者。始可與言。九氣陶注。太一運神。出

洞真太丹隱書天尊言曰。氣氣相續。種種生緣。善惡禍福。各有命根。非天非地。亦又非人。正由心也。心則神也。形非我有。我所以得生者。從虛無自然中來。因緣寄胎。受化而生。我受胎父母。亦非我始生父母也。真父母不在此。父母貴重尊高無上。今所生父母。是我寄備。因緣稟受育養之恩。故以禮報而稱為父母焉。故我受形。亦非我形也。寄之為屋宅。因之為營室。以舍我也。附之以為形。示之以有無。故得道者。無復有形也。及我無身。我有所患。我所以有患者。為我有身。有身則百惡生。無身則入自然。立行合道。則身神一也。身神並一。則為真身。歸於始生父母而成道也。出洞元諸

天內音經人之受生於胞胎之中。三元育養。九氣結形。故九月神布氣滿。能聲聲尚神具。九天稱慶。太一執符。帝君品命。主錄勒籍。司命定筭。五帝監生。聖母衛房。天神地祇。三界備守。九天司馬。在庭東向。讀九天生神章。九過男則萬神唱恭。女則萬神唱奉。男則司命敬諾。女則司命敬順。於是而生。九天司馬不下命章。萬神不唱恭諾。終不生也。夫人得還生於人道。濯形太陽。驚天駭地。貴亦難稱。天真地神。三界齊臨。亦不輕也。當生之時。亦不為陋也。所以能愛其形。保其神。貴其氣。固其根者。終不死壤。而得神僊骨肉。同飛上登三清。是氣與三氣合德。九氣齊并也。但人得生。而自不

能尊其氣。貴其形。實其命。愛其神。自取死壞。離其本真。出洞元九天神
章經道曰。一切萬物。人最為貴。人能使形無事。神無體。以清靜。致無為之
意。即與道合。出妙真經老子曰。神生形。形成神。形不得神。而不能自生。神
不得形。而不能自成。故形神合同。更相生。更相成。出西昇經夫人是有生
最靈者也。但人不能自知。而不守神。以却眾惡耳。知之者。則不求祐於天
神。止於其身。則足矣。故云一人之身。一國之象。胸腹之位。猶宮室也。四肢
之列。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知
治身者。則知治國矣。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愜其氣者。所以全其身。民散
則國亡。氣竭則身死。亡者不可生。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堅
之於無事之前。不追既逝之後。民之難養而易濁。故審其威德。所以保其
治。割嗜欲。所以固血氣。然後真一存焉。出皇人經天老曰。人生於陰陽。長
於元氣。未必盡備。感五帝之性。得之者十未有一也。感其火者明。感其金
者剛。感其水者清。感其木者王。感其上者仁。不感者亡。故天地五行。五五
二十五行。人生感得其一者。可壽一十年。感得二者。可壽一百二十年。
感得三者。可壽一百三十年。感得四者。可修術壽一百四十年。感得
其五者。可為小道。可壽二百年。感得其六者。可為大道。壽無訾。感得其七

者。可知鬼靈之心。感得其八者。通明神意。感得其九者。通神祇。感得其十
者。知聰明。感得其十一者。終身無患。感得其十二者。應其天心。感得其十
三者。五嶽來朝。感得其十四者。得二十八宿護己。感得十五者。致得玉女。
感得十六者。得為聖人。感得十七者。致得西王母。感得十八者。致甘東王
父。感得十九者。召得太一。感得二十者。召得比君。感得二十一者。召得仙
人。感得二十二者。身與天地俱。感得二十三。神女來配。感得二十四者。
與天帝交。感得二十五者。與
上皇為友。出洞神監記

人日

青箱雜記西清詩話云。都人劉克者。窮談典籍。人有僻書疑事。
多從之質。嘗注杜子美李義山集。與客論云。元日至人日。未有

不陰時。人知其一。不知其二。四百年間。唯子美與客會耳。起就架上取書
示客曰。此東方朔占書也。歲後八日。一日鷄。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
牛。六日馬。七日人。八日穀。其日晴。所主之物育。陰則災。少陵意謂天寶離
亂。四方雲擾。幅裂。人物歲歲俱災。此豈春秋書王正月意邪。深得古人用
心如此。又案宗懔荆楚歲時記云。七日謂之人日。採七種菜。以為羹。剪綵
為人。或鏤剪金薄為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鬃。求之經典。罕有其事。唯魏

東平王蒼為安仁峯銘云。正月元七。厥日惟人。策我良駟。陟彼安仁。載在銘集。此為證矣。又北史魏收傳云。魏帝宴百僚。問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曰。晉議郎董勛答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猪。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然東方朔占書有八日為穀。而魏收所引董勛之語。止於七日何邪。然安仁峯銘所用。亦云七日為人。而宗慄指此為證。蓋宗慄又未嘗見東方朔占書。而妄為之說也。唯克為博學。余嘗觀沈存中筆談。亦以謂士人劉克按夔州圖經。辯烏鬼事甚詳。而西清詩話又美其窮該典籍。真奇士也。**太平御覽**舊以正月七日為人。故名為人日。花勝象瑞圖。金勝之形。又象西王母戴勝也。荆楚以七種菜為羹。北人此日亦有諱食菜者。與楚食正反。剪綵鏤金薄為人。皆符人日之意。與正旦鏤鷄於戶同。此人亦有至人日諱食。故歲菜唯食新菜者。又餘日不刻牛羊狗猪馬之像。而二日獨施人鷄。此則未喻。按一說云。天地初開。以一日作鷄。七日作人也。**蜀檣机**李昊袒人日云。七屬少陽。陽為人君之道。故曰人日。**歲時廣記**最重人。董勛問禮俗曰。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猪。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則正旦畫鷄於門。七日鏤人戶上。良為此也。予以意求之。正旦畫鷄於門。謹始也。七日鏤人戶

上。重人故也。占禽獸。月令占候圖曰。元首至八日占禽獸。一日雞。天晴氣朗。人安國泰。四夷遠貢。天下豐熟。二日狗。無風雨。即大熟。三日猪。天晴朗。君安。四日羊。氣色和暖。即無災。臣順君命。五日馬。晴朗。四望無怨氣。天下豐稔。六日牛。日月光明。即大熟。七日人。從旦至暮。日色晴明。夜見星辰。人民安。君臣和會。八日穀。如晝明。夜見星辰。五穀豐稔。鏤金薄。荆楚歲時記。正月七日。剪綵為人。或鏤金薄為人。以相遺。劉臻妻陳氏進見儀云。正月七日上人勝於人。李商隱人日。即事云。鏤金作勝。傳荆俗。剪綵為人。起晉風。剪華勝。董勛問禮俗。人日剪綵為人。勝貼屏風上。亦戴諸頭。鬢像入新年。形容改新也。陳無已詩云。巧勝向人真。柰老衰顏從俗。不宜新。傲梅粧。宋書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卧於含章殿簷下。梅花落公主額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看得幾時。經三日。洗之乃落。宮人奇其異。竟傲之。今人梅花粧是也。章簡公帖子云。太極侍臣皆賀雪。含章公主正粧梅。陳簡齋墨梅詩云。含章簷下春風雨。造化功成秋兔毫。又梅花詩云。同心不見昭儀種。五出時驚公主花。造麵壘歲時雜記。人日京都貴家造麵壘。以肉或素餡。其實厚皮饅頭。酸餡也。名曰探官壘。又立春日作此。名探春壘。餡中置紙簽。或削木書官品。人自探取。貴人或使從者以

卜異時官品高下。街市前期賣探官紙。言多鄙俚。或選取古今名人警策句。可以占前程者。然亦但舉其吉祥之詞耳。燈夕亦然。歐陽公詩云。來時擘蠶正探官。食煎餅述征記。北人以人日食煎餅於庭中。俗云薰天。未知所從出也。進節料唐六典。膳部有節日食料。謂正月七日煎餅。又文呂雜錄云。唐歲時節物。人日則有煎餅。服麻豆肘後方。正月七日吞麻子小豆各二七粒。消疾疫。上君壽壽陽記。正月七日。宋王登望仙樓會羣臣。父老集於城下。令皆飲一爵。文武千人拜賀上壽。賜綵勝。景龍文館記。中宗景龍四年正月七日。宴大明殿。賜王公以下綵勝。詔賦詩。景龍文館記。三年正月七日。上御清輝閣。令學士賦詩云。青陽既兆。人為日。著假令藝苑。唯黃云。古今著令。自元日以後。唯人日有假。侍御宴隋書楊休之。正月七日登高侍宴。賦詩云。廣殿麗年華。上林起春色。風生拂雕輦。雲迴浮綺翼。登仁峯。郭緣生述征記。壽張縣安仁峯。魏東平王蒼鑿山頂為會望處。以正月七日登峯。李充銘之曰。正月元七。厥日惟人。策我良駒。陟彼安仁。太平御覽。老子云。衆人熙熙如登春臺。如享太牢。楚詞云。日極千里傷春心。則春日登臨。自古為適。但不知七日竟起何代。晉桓溫參軍張望。亦有正月七日登高詩。近代以來。南北同耳。立義樓壽陽記。

趙伯符為豫州刺史。立義樓。每元日。人日。七夕。月半。乃於樓上作樂。樓下男女盛飾。遊觀行樂。升西山。晉李充。正月七日登剡西寺。賦詩云。命駕升西山。寓目眺原疇。謁真君。歲時雜記。每月三七日。士庶拜謁醴泉觀真君。正月七日最盛。仍爭趨第一爐香。授經訣。北斗經。爾時太清天中大聖老君。以永壽元年正月七日。授與天師。北斗本命經訣。廣宣要法。作人舟船。津梁男女。普濟衆生。使不失人路。述道要。天師二十四化記。玉局化在益州城南門。周回百步。漢桓帝永壽元年正月七日。天師與老君自鶴鳴山來息。此時地上。忽湧出玉局玉床。方廣一丈。老君升坐。重述道要。却自升天。玉局陷於地中。東坡詩云。劍闕西望七千里。乘興真為玉局遊。建善功。正一旨要。正月七日。上元。天官三宮九府三十六曹。同地水。二官六宮十八府。同考罪福。此日大宜齋醮。建置善功。宜齋戒。雜五行書。正月七日上會日。可齋戒早起。男吞小豆七粒。女二七粒。一年不病。送窮鬼。歲時雜記。人日前一日。掃聚糞掃人。未行時。以煎餅七枚覆其上。棄之通衢。以送窮。石曼卿送窮詩。世人貪利意非均。交送窮愁與底人。窮鬼無歸於我去。我心憂道不憂貧。得舊詩草堂即事。杜甫人日詩序。開文書帙中檢所遺忘。因得故高常侍適往居在成都時。高任蜀州刺史。人

日相憶見寄詩。淚灑行間。讀終篇末。自作詩。已十餘年。莫記存亡。又六七年矣。老病懷舊。生意可知。詩云。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明久零落。今晨散帙。眼忽開。送淚幽吟。事如昨。話新詞。古今詞話。白雲先生之子張才翁。風韻不羈。敏於詞賦。初任臨邛秋官。邛守張公庠不知之。待之不厚。臨邛故事。正月七日。有白鶴之遊。郡守率屬官同往。而才翁不預焉。才翁密語官妓楊皎曰。此老子到彼。必有詩詞。可速寄來。公庠既到。白鶴登信美亭。便留題曰。初眠官柳未成陰。馬上聊為擁鼻吟。遠宦情懷銷壯志。好花時節負歸心。別離長恨人南北。會合休辭酒淺深。欲把春愁閑抖擻。亂山高處一登臨。楊皎錄此詩。以寄才翁。才翁得詩。即時增減。作雨中花一闋。以遺楊皎。使皎調歌之曰。萬縷青青。初眠官柳。向人猶未成陰。據征鞍無語。擁鼻微吟。遠宦情懷。誰問空勞。壯志銷凝。好花時節。山城留滯。又負歸心。別離萬里。飄蓬無定。誰念會合難憑。相聚裏。莫辭金盞酒淺。還深。欲把春愁抖擻。春愁轉更難禁。亂山高處。憑欄垂袖。聊寄登臨。公庠再坐晚筵。皎歌於公庠之側。公庠怪而問之。皎進稟曰。張司理恰寄來。令楊皎歌之。以獻台座。公庠遂青顧才翁。尤加厚禮焉。唐劉餗傳記。鄭公嘗出行。以正月七日。謁見太宗。勞之曰。今日卿至。可謂人日。茗溪漁隱叢話。賀方回

復齋謾錄云。方回詞有鴈後歸云。巧剪合歡羅勝子。釵頭春意翩翩。艷歌淺拜笑。嫣然。願郎宜此酒。行樂駐華年。待至文園多病。幽襟悽斷。堪憐。舊游夢挂碧雲邊。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山谷守當塗。方回過焉。人日席上作也。腔本臨江仙。山谷以方回用薛道衡詩。故易以鴈後歸云。唐劉餗傳記云。隋薛道衡聘陳。為人日詩曰。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及云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乃曰。名下無虛士。歲時雜詠。唐李嶠人日侍宴大明宮應制。鳳城景色已含韶。人日風光倍覺饒。桂吐半輪迎此夜。莫開七葉應今朝。魚清水凍行猶澁。鶯喜春驚弄欲嬌。愧奉登高搖綵翰。欣逢御氣上丹霄。和人日清暉閣宴群臣應制。三陽偏勝節。七日最靈辰。行慶傳芳蟻。升高綴綵人。階前棠候月。樓上雪驚春。今日銜天造。還疑上漢津。李又和詩。上月登臺賞。中天御輦飛。後庭聯舞唱。前席仰恩輝。睿作風雲起。農祥雨雪霏。幸陪人勝節。長願奉垂衣。詰旦行春上苑中。憑高御下大明宮。千年執象寰瀛泰。七日為人慶賞隆。鐵鳳曾騫搖瑞雪。銅烏細轉入祥風。此時朝野歡無算。此歲雲天樂未窮。鄭愔和詩。瓊殿含光映早輪。玉鑿初躡望初晨。池開凍水仙宮麗。樹發寒花禁苑新。佳氣徘徊籠細網。殘雲漸瀝染輕塵。良時荷澤皆迎勝。窮谷晞陽猶

未春。李適和詩。朱城待鳳韶年至。碧殿疏龍淑氣來。寶帳金屏人已
帖圖。花學鳥勝初裁。林香延接宜春苑。山翠遙添獻壽杯。向夕憑高風景
麗。天文垂耀象昭迴。蘇頲和詩。疏龍澄道切昭迴。建鳳旗門繞帝臺。
七葉仙裳依月吐。千株御柳拂烟開。初年競帖宜春勝。長命先浮獻壽杯。
是日最靈知竊幸。羣心就捧大明來。樓觀空烟裏。初年瑞雪過。苑花齊
玉樹。池水作銀河。七日祥圖啓。千春御賞多。輕飛傳綵勝。天上奉薰歌。
趙彥昭和詩。出震乘東陸。憑高御北辰。祥雲映早歲。瑞雪候初旬。宮樹
千花發。堦萼七葉新。幸承今日宴。長奉萬年春。寶契無為屬聖人。瑀輿
出幸翫芳辰。平樓半入南山霧。飛閣旁臨東野春。夾路穠花千樹發。垂軒
弱柳萬條新。處處風光今日好。年年願奉屬車塵。劉憲和詩。禁苑韶
年此日歸。東郊道士轉青旂。樹色梅芳何處所。風前雪裏覓芳菲。開水池
內魚新躍。剪綵花間燕始飛。欲識玉遊幸陽氣。為觀天藻競春輝。輿輦
乘人日。登臨上鳳京。風尋歌曲颺。雪向舞行縈。千官隨興合。百福與時并。
承恩常若此。微賤幸輕生。閻昭隱和詩。勾芒人面乘兩龍。道是春神
衛九重。綵勝年年逢七日。醅釀歲歲滿千鍾。宮梅開雪祥光偏。城柳含烟
瑞氣濃。醉倒君前情未已。願因歌舞自為容。宗楚客和詩。窈窕神仙

閣參差雲漢間。九重中禁啓。七日早春還。太液天為水。蓬萊雪作山。今朝
上林樹。無處不堪攀。陸龜蒙人日代客子。人日兼春日。長懷復短懷。
遙知雙綵勝。併在一金釵。喬侃人日登高。僕本多悲者。年來不悟春。
登高一遊目。始覺柳條新。杜陵猶識漢。桃源不辯秦。蹙若昇雲霧。還似出
蠶塵。賴得烟霞氣。淹留攀桂人。唐高適詩。人日寄杜二拾遺。人日題詩寄
草堂。遙憶故人思故鄉。柳條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堪斷腸。身在南蕃無
所預。心懷百憂復千慮。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此日知何處。一卧東山三
十春。豈知書劔老風塵。龍鍾遠忝二千石。愧爾東西南北人。趙曰。身在南
蕃無所預。謂于美寄居荆楚之地而不預朝政。龍鍾。行不進貌。遠忝二千
石。此週自謂為蜀州也。沐曰。東西南北人。用孔子語。趙曰。公有詩云。甫也
東西南北人。杜工部集。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并序。大曆五年。澤州。作
開文書帙中。檢所遺忘。因得故高常侍適往居在成都時。高任蜀州刺史。
人日相憶見寄詩。淚灑行間讀終篇。未自枉詩已十餘年。莫記存沒。又六
七年矣。老病懷舊。生意可知。今海內忘形故人。獨漢中王瑤與昭州敬使
君超先在。愛而不見。情見乎辭。大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却追酬高公此
作。因寄王及敬弟。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詩久零落。今晨散帙眼忽

開。逆淚幽吟事如昨。嗚呼壯士多慷慨。合沓高名動寥廓。歎我悽悽求友
篇。感時鬱鬱匡君畧。錦里春光多爛熳。瑤墀侍臣已冥寞。瀟湘水國旁龜
龜。鄂杜秋天失雕鷲。東西南北更堪論。白首扁舟病獨存。遙拱北辰纏寇
盜。欲傾東海洗乾坤。邊塞西蕃最充斥。衣冠南渡多崩奔。鼓瑟至今悲帝
子。曳裾何處覓王門。文章曹植波瀾濶。服食劉安德業尊。蜀以服食取漢
中。長笛誰能亂愁思。韶州詞翰與招魂。夢弼曰。高適乾元中判蜀州。永泰
元年卒。鶴曰。公入蜀。上元初始有草堂。適人日寄詩。當在上元二年也。趙
曰。按中文適召還為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故有瑤墀侍臣及鄂杜失難
鷲之句。鄂杜。謂長安帝都也。沫曰。楚辭。便湘靈鼓瑟。漢鄒陽傳。何王之
門不可曳長裾。此言思漢中王而不得見也。魏陳思王曹植。子子建。善屬
文。漢淮南王劉安。與八公著書。言服食神仙事。趙曰。晉向秀傳聞鄰人有
吹笛者。發聲參差。思業昔得生游安之好。感音而歎。作思舊賦。沫曰。宋
玉。屈原作招魂。人日二首。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十字自是慘塞
冰雪鶯難至。春寒花較遲。雪隨白水落。風振紫山悲。蓬鬢稀疏久。無勞比
素絲。稀。疎。少。疊。恁。有。態。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樽。前。栢。葉。休
隨。酒。勝。裏。金。花。巧。耐。寒。佩。紉。衝。星。聊。暫。拔。匣。琴。流。水。自。須。彈。早。春。重。引。江

湖興直道無憂行路難。趙曰。四民月令。元日進椒柏酒。伯牙鼓琴。志在

深。李商隱詩。人日即事。文王喻復金朝是。子晉吹笙此日同。舜格有

苗旬太速。周稱派火月難窮。鏤金作勝傳荆俗。剪綵為人起晉風。獨想道
衡詩思苦。離家恨得二年中。白居易詩。六年立春日人日作。二日立春

人七日。盤蔬餅饌逐時新。年方吉鄭猶為少。家比劉韓未是貧。鄉園節歲
應堪重。親故歡遊莫厭頻。試作循潮封眼想。何由得見洛陽春。分司致仕

官中吉傳。誥議最老。韓庶子。尤貧。循潮封三郡。還客老劉。負外韓。皆洛下
舊遊也。司空圖詩。乙丑人日。自怪扶持七十身。歸來又見故鄉春。今朝

人日逢人喜。不料偷生作老人。宋錢塘韋驥集。人日大寧道中一首。改
年三日立青春。涉七風光日日新。列岫漸生蒼靄媚。幽禽初弄小聲勻。藍

輿度嶺官兵汗。紅旆穿林野雉馴。白髮自憐猶遠使。何時歸棹浙江濱。
元憲公集。人日。陽日初回七日春。誰將靈品占佳辰。鏤金剪綵空迎福。

無柰牛羊已勝人。宋景文公集。人日。綵勝香羹樂上春。我懷前事悵佳
辰。瞿曇尚笑浮生假。况鏤黃金假作人。劉龍雲先生集。人日。去年人日

螺江邊。今年人日在通川。故家浩蕩五千里。客子騷屑心茫然。霜蘆盡解
故時葉。生意斗爾歸蘭荃。海風如刀冰塞渡。欲航野水雪暗天。佗鄉信美

非吾土。香草悅魂真浪傳。南冠故聲祇操楚。劉章雅志惟歌田。五秉如單費廩粟。一囊就盡持餒錢。顛毛冉冉不吾與。齒根浮動輕於翹。小雀誰言畏死鷄。未肯屈折同杯捲。章貢直西三徑在。爾來望眼欲成穿。科桑洗竹真吾事。孰使齷齪纔充負。何時解得無拘束。歸釣潭頭楓葉編。**蘇東坡集**庚辰歲人日作。時聞黃河已復北流。老臣舊數論此。今斯言乃驗。夢仙集年譜。元符三年庚辰。先生六十五在僊耳。五月徽宗即位。量移廬州。老去仍栖隔海村。次曰僊州在海州之中。故云隔海村也。夢中時見作詩孫。天涯已慣經人日。歸路猶欣過鬼門。厚曰山水志。廣安西路容平二州界。有鬼門關。諺曰。若度鬼門關。十去九不回。言多災障也。三策已應思賈讓。厚曰三策。漢家帝時。賈讓奏言。沿河三策。今見溝洫志。孤忠終未赦虞翻。厚曰三國志。虞翻性躁直。數有酒失。孫權積怒。放之交州。在南十餘年卒。典衣剝買河源米。厚曰杜朝四日。日典春衣。屈指新筍作上元。不用長愁掛月村。任曰。杜月掛客愁。杜村。檳榔生子竹生孫。自注。海內勤竹。每節生枝如竹竿大。蓋竹孫也。新巢語燕還窺硯。厚曰。杜頌來語燕定新巢。舊雨來人不到門。次公。杜子美秋送。杜子野病長安。殊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榻。常時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春水蘆根看鶴立。夕陽楓葉見鷗翻。此生念念

隨泡影。援曰。金剛經如夢幻泡影。莫認家山作本元。自注。言雖寄旅於海上。不必以家山方是本元也。彭汝礪鄱陽集景龍三年。中宗御清暉閣登高遇雪。令學士賦詩。明年宴大明殿。賜綵樓金勝。而壽陽公主卧於含章殿簷下。梅花落額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越三日洗之乃落。六宮異其事。競效之。皆人日也。僕家有壽陽公主梅粧像。丹青甚古。因起念遠之懷。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此薛道衡思歸作也。况四年乎。再辱佳句。因叙事以謝。道衡人日獨牽愁。南北胡為一處囚。學士詩成應屬和。壽陽梅落殆神謀。醉思侍宴登丹殿。寒想開箱覩黑裘。佳句繽紛飛白雪。雪天宜飲亟來休。**曾文清公集**人日。雪意垂垂體不佳。十年人日寄天涯。老來只有窮相守。忍使奴星結柳車。**洪芻老圃集**人日。偶逢人日強裁詩。身在異鄉多所思。天氣斗如寒食後。桃花酷似暮春時。溪毛入饌光浮筴。雲子新炊滑溜匙。斗酒百錢能得醉。儻尋佳處一伸眉。**王梅溪家政集**人日雨次何憲韻。元正作佳天。涉七弄春氣。好雨亦知時。綠波行可濟。新詩如蜀州。句有梅柳味。七升年定豐。一石公當醉。**陸放翁詩**人日偶遊民家小園。有山茶方開。人日西郊路。晨光射淺灘。停橈喜蕭散。照影歎衰殘。社酒香浮甕。春蔬綠滿盤。山茶雖慰眼。不似海雲看。成都海雲壽山茶花。

樹千苞。時為繁麗。人日東園。歲首未入春。風氣已稍和。我睡意慵起。如此鳴禽何。駕言之東園。落梅亦已多。江南無堅冰。綠池生微波。挹彼蒲萄醅。酌我鸚鵡螺。雖無絲與竹。倚樹自高歌。矯首東南望。稽山鬱嵯峨。兒曹幸力穡。老子得婆娑。人日飯昭覺。天涯羈旅逢。人日病起消搖集寶坊。雪水初融錦江漲。梅花半落綠苔香。家山松桂年年長。幕府文書日日忙。自笑餘生有幾許。一庵借與得深藏。又人日。新歲逢人日。老夫持道齋。斷水逢野水。微綠發枯荑。霽景豐年像。今年元日至。人日皆晴。閑吟曠士懷。春播已陳迹。聞巧笑吳娃。前一日立春。趙蕃淳熙藁人日。元日。雖晴人日陰。梅花如積杏花深。未憂盈室無儲粟。且恃春風洗破衾。莫嗔物華常草草。定緣老態日駸駸。不須憤泣卞和玉。何有矜誇季子金。人日懷成父弟。人日雨連元日陰。杜陵時節已如今。苔迷草色閑多思。竹倚梅花瘦不禁。徵事還憇退之集。題詩謾有蜀州心。溪南有弟遙成隔。日斷蒼然暮色侵。人日寄玉山親舊及當塗漂陽諸表弟。唐人重人日。往往見於詩。孰謂風流遠。聊須著語追。憑高縱無地。念遠得忘思。欲寄江東弟。斷腸梅滿枝。黃次岑三餘集已酉人日。寒梢發郢斗臨寅。玉燭初調七日春。稍稍江雲欲回鴈。醺醺花氣已撩人。胡來莫道長安近。老去空

驚甲子頻南度。諸君且書劔。北宸雙闕正風塵。許綸涉齋集人日。明當春日。今人日。身到故鄉勝異鄉。巧勝耐寒元故事。青絲傳菜舊風光。只將栢葉聊隨酒。莫為梅花苦斷腸。南北兩園多種接。閑居從此有閑忙。韓滉澗泉集人日。人日春來又兩霄。梅花開盡已飄搖。愛閑多病有誰問。偶景獨遊無自焦。門外溪山猶淺淺。床頭書冊謾昭昭。細看榮辱雲翻雨。未底幽棲水一瓢。去年苦無雪。今雨又多風。人日平頭過。元宵轉眼中。野梅香更白。文杏色微紅。籬落春陰外。樓臺曉霧空。滿地茸茸百草芽。青青知已到山家。東風一夜吹窻雨。又得紅梅兩樹花。楊誠齋集人日。詰朝從昌英叔出謁。四序各自佳。要不如春時。何必花與柳。始愛春物熙。今晨駕言出。從公南山西。泥軟屨自愜。風嫩面不知。寒草動暖芽。晴山餘雨姿。水日亦相媚。蹙紋生碎暉。鳥聲豈為我。我聽偶自怡。出門初憚煩。載塗乃忘歸。但令我意適。豈校出處為。路人見我揖。屬我有所思。我不見其面。信口聊應之。徐悟恐忤物。欲謝已莫追。我率或似傲。彼愠獨得辭。文天祥集人日。今年為蛇年。此日是人日。江右一龍鍾。山中舊占一作佔畢。獨坐寫太玄。一嘆發狂疾。悠悠王正意。衰涕感麟筆。方秋崖集人日。柳思花情曉夜春。空山煙水亦精神。閑中富貴陽和月。靜處乾坤自在身。久悟

前三吾是客。又經上七日為人。一蓑耕綠山南北。有賦何煩問大鈞。其二
賴有空山着此翁。不然高論與誰同。百年會盡元尚白。一氣不停春
又紅。詩卷每隨煙水外。鳥聲多在夕陽中。年豐已卜晴人日。亦是平生吠
畝忠。癸丑人日。上七日為人。雲蒸澗壑春。入山從此始。得句不知貧。
宿雨行泉脉。歸禽隱樹身。無人閑似我。野蕘共時新。人日吳明輔招不
往。江湖老我百無堪。嬾過紬書太史談。兩脚又連人日暗。酒腸那似少
年酣。一生出處龜藏六。萬事乘除狙賦三。且試半篙春水綠。南山之北北
山南。**劉後村集**人日。元日至人日。未有不晴時。剝復觀周易。吟哦反杜
詩。將開戶北向。拚到杏南枝。不得東風力。餘寒豈易支。**李莊簡公集**人日
偶得酒果。因與客飲成鄙句。并紀海外風物之異。燕歸茅屋草芊綿。節
物方驚海外偏。風掃落花春寂寂。雨添幽澗水涓涓。臘醅每謝隣邦餽。北
果來從賈客船。勝日漫逢聊一笑。白頭那問歲時遷。人日靈川縣。山深
雪未融。誰知桂嶺北。宛似浙江東。虛市人煙合。僧窻竹徑通。杖藜閑信步
日暮怯溪風。昌化雖窮寂。今歲偶諸處寄酒東。船至得北果。又老庖自
海康來。人日與客飲。邂逅成醉中賦此。去年人日醉陳園。竹外風流洗
瘴煙。花落野桃春寂寂。海南地暖雜花香。臘前開盡潮回南。浦水涓涓臘

醅每謝隣邦。使北果常隨賈客船。佳節漫逢聊一笑。老庖能繪海鱸鮮。**俞
良能香山集**人日道中口占。初日輕烟溪上橋。遠峯積雪未全消。東君

也是多情思。先遣春光到柳條。**竹籬菊舍水邊家。窻牖虛明小徑斜。草
色未多春意好。踈梅映竹兩三花。****李大隱先生集**人日和同院。層水積

雪已經旬。霽色初欣日在人。一歲暗添身漸老。百篇賡和筆如神。金花栢
葉聊圖醉。車柳舟芻漫逐貧。苦恨郊原芳意晚。預期聯騎去尋春。**跳丸**

日月走虛空。又見曦輪參尾中。冰雪侵凌傷暖律。芳菲排辦待和風。家無
儋石猶能樂。腹有詩書未是窮。酒後笑談無畔岸。更將妙道問鴻濛。**王**

燭初更品物新。又觀剪綵鏤金人。休嗟歲歲年年貌。且送奇奇怪怪神。酒
有十千元自富。食兼三九未全貧。王孫詩筆能鏖戰。夜遣偏師敵富春。

一三五七變而通。端月駸駸氣已中。花勝菜羹新節物。柳條桃萼舊春風。
詩成杜老曾悲雪。文就韓公向諱窮。我有鄉名實不足。已將貧富任空濛。

洪炎西渡詩集人日。開歲逢人日。吾衰不夢周。家書生遠恨。客舍起離
憂。朔雪驚南眼。江梅笑隴頭。誰能結綵勝。一為散春愁。**戴石屏詩集**人日

自換端平新曆日。眼看日月倍光輝。南州有雪古來少。人日不陰今見
稀。鼓舞萬方觀德化。轉移一世屬天機。朝廷有道吾君聖。辨作昇平老布

衣詠史詩人日 董勛禮問古通今。七日當門特鏤人。意謂生人由此始。百祥駢集又從新。李洪芸庵類藁人日 開歲逢人日。今朝又復陰。昏霾

疑是瘴。淫雨欲成霖。客裏年華改。愁邊疾病侵。遣懷詩興酒。小醉且長吟。陳允平詩人日即事 春寒猶撥地。爐灰門巷蕭條客不來。時有落梅三

四點。晚風吹上石棊臺。王實之臞軒集人日六言五首 功名朝三暮四。學問人百已千。古今無限卿相。方冊惟著聖賢。誦詩心醉六義。讀易夢

吞三文。毛鄭寸長我取。義文千載神交。飲食鮮能知味。巫醫各有單傳。要得胃中活法。勿求紙上空言。六經桑麻穀粟。諸子綺縠奇珍。常常灌

漑。胃次久久功用入神。歲月滔滔流水。友朋落落疎星。載酒誰詠奇字。焚香自讀騷經。中興江湖集高氏人日詩 鴈已有歸心。雪深春未深。花

風纔一信。人日故多陰。詩作平生夢。香添昨夜衾。不干書冊事。自怕薄愁

侵。唐先生文集人日 人日傷心極。天時觸目新。殘梅詩興晚。細草夢魂

春。挑菜年年俗。飛蓬處處身。暮頤頻語及。髻髻到東津。熊冕山瞿梧集和

王恭甫人日 緬懷閣清輝。賦詩當此日。盛會不復聞。手種園蔬七。何如

采若人。觀書夜至乙。能如子美心。托雨紀其實。中州元氣集人日 春帶

餘寒日日陰。滿江風雨閉門深。酒非知己生嫌飲。詩欲投人死怕吟。毀瓦

畫墁將底用。脅肩諂笑是何心。幾時着眼塵埃外。靜對青山閱古今。不

能暖復復妹妹。自覺為人與世殊。靜裏只將書受用。閑時偷得醉工夫。原

生雖病非為病。顏子如愚豈是愚。從此掩關休浪出。出門無處不窮途。元

遺山集人日有懷愚齋張兄緯文 書來聊得慰懷思。清鏡平明見白髭。

明月高樓燕市酒。梅花人日草堂詩。風光流轉何多態。兒女清閑又一時。

澗底孤松二千尺。殷勤留看歲寒枝。王惲秋澗集人日贈曲山周宰 近

書雲物見豐年。寬大書頌兩日前。為穀未知明日事。得官休羨小兒權。剪

花作勝徒為爾。覓紙題詩一粲然。遺愛祠前周老子。幾時扶杖過思淵。客

在府城西郭。多植綿柳。疎澗以括園為事。故以柳黃為言。張仲舉蛻菴

詩癸丑人日雨中是歲十二月五日立春積雨將謀雪。新年未入春。半生如過

客。七日又逢人。綵勝天花小。香醪玉色醇。多憂亦何事。適意任天真。藍

靜之藍山集人日偶成 七日本宜晴。愁人風雨聲。厨煙侵几濕。簷瀑

隔窻鳴楊柳。顰何事。梅花笑不成。呼兒催酌酒。一醉百憂輕。又人日懷
雲松。七日始為人。寒風未似春。長吟呵筆久。獨坐擁爐頻。仙茗烹松雪。
山醅澆葛中。如何巷南北。偏側不相親。又人日懷兼善。元日至人日。
簷聲斷復聞。山頭雪待雪。溪上雲連雲。牧犢空年老。聽鷄過夜分。平川張
逸士。最念久離羣。國朝宋玄僖。庸庵後藁。人日有作。年友。新正雨雪數
朝同。屏跡茅堂未覺窮。人日晝陰開晚照。老年寒極向春風。荆榛豈阻尋
芳客。葵藿還親避俗翁。元夕張燈看不近。試聽簫鼓月明中。清江貝庭臣
集人日。卜宅隣揚子。登樓擬仲宣。客星猶海上。人日且尊前。谷鳥晴偏
樂林花。暖欲然。浩歌醒復醉。何用惜中年。鄭居貞詩。乙丑人日偕友人山
行時將有遠行次韻。天開甲子歲重新。人日初晴枉故人。老去江湖猶
入夢。春來天地總含仁。柴桑酒熟思元亮。谷口田荒愧子真。倘遂乞身歸
故里。重逢無惜醉芳春。日暖花泥尚未乾。輕雲猶護屋前山。因過古寺
長廊外。又入荒磯野圃間。簪組久違寧復戀。山林隨分且須歡。無端病目
心如醉。一任鶯花霧裏看。宋李壁鴈湖集。人日過靈泉寺次韻。少莊浣溪
沙。祗記梅花破臘前。惱人春色又薰然。山頭井似陸公泉。上客長謔追
楚些。嬌娃短舞看胡旋。崇桃積李自年年。一作來年且幸報豐年。人日暮

願席間和韻。朝中措。東風歌吹發重闌。飛旆入山新。小雨不妨酥潤。江頭
一併霜晴。年年心似輸他。釵燕幡帶迎春。怎得樽前避酒。史君精鑿如
神。范石湖詞。人日水調歌。元日至人日。未有不陰時。新年叶氣無處人
物不熙熙。萬歲聲從天下。一札恩隨春到。光采動天鷄。壽域徧寰海。直過
雪山西。憶曾預宣玉冊。捧金卮。如今萬里魂夢。空繞五雲飛。想見
大庭宮館。重起三山樓觀。雙指楮黃衣。此會古無有。何止古來稀。

人異

文獻通考人異。按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有下人伐
上之痾。昌邑正時。霍光將議廢立。而夏侯勝援此以諫。王出游

先與張安世疑謀已泄而驚異其說。然則所謂下人伐上之痾。乃犯上反
叛之謂。然歷代史志。只謂之人痾。而所載者。則形體之妖異。或舉動言語
之狂惑。或化為異物。或已死復生。殊不及叛逆之事。蓋人痾者。妖也。叛逆
者。其應也。又下而犯上。臣而背君。其妖孰甚焉。故總謂之人痾云。春秋

文公十一年。敗狄于鹹。師古曰。鹹。魯地也。穀梁公羊傳曰。長狄。師古曰。防
風之後。漆姓也。國號。鄭臚。鄭音所求反。臚音莫于反。兄弟三人。一者之魯。
師古曰。僂如也。未伐魯為叔孫得臣所獲。一者之齊。師古曰。榮如也。齊襄
公二年。伐齊。為王子成父所獲。一者之晉。師古曰。楚如也。宣十五年。晉滅

潞國而獲之。皆殺之。身橫九晦。師古曰。晦古訛字。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師古曰。軾。車前橫木。何以書。記異也。劉向以為是時。周室衰微。三國為

大可責者也。天戒若曰。不行禮義。大為夷狄之行。將致危亡。其後三國皆

有篡弑之禍。師古曰。謂晉文公薨。襄仲弑惡及視而立宣公。齊連稱管至。又弑襄公而立無知。晉樂書中行。偃殺厲公而立悼公。近下人伐上之病也。劉歆以為人變屬黃祥。一曰屬羸蟲之孽。一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凡人

為變皆屬皇極。下人伐上之病云。京房易傳曰。君暴亂。疾有道。厥妖長狄

入國。又曰豐其屋。下獨苦。師古曰。豐其屋。易豐卦上六爻辭。豐。大也。長狄生世主虜。史記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

服。凡十二人見於臨洮。師古曰。隴西之縣也。音吐高反。天戒若曰。勿大為

夷狄之行。將受其禍。是歲始皇初并六國。反喜以為瑞。銷天下兵器。作金

人十二以象之。遂自賢聖。燔詩書。坑儒士。奢淫暴虐。務欲廣地。南戍五嶺。北築長城。以備胡越。師古曰。五嶺。解在張耳陳餘傳。塹山填谷。西起臨洮。東至遼東。徑數千里。故大人見於臨洮。明禍亂之起。後十四年而秦亡。亡

自戍卒陳勝發。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為丈夫。京房易傳曰。女子

化為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為王。丈夫化為女子。茲為陰勝。厥咎亡。一曰男

化為女。官刑濫也。如淳曰。官刑之行。大濫也。女化為男。婦政行也。赧王三十一年。齊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時燕昭王伐齊。潘

王出奔。為將淖齒所弑。秦始皇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

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持璧與客曰。為我

遺鎬池君。長女。西北有鎬池。君則池神也。江神告之。因言今年祖龍死。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忽不見。客奉璧始皇。使御史視之。即二十八年過

江所湛壁也。默然良久曰。山鬼不過知一歲事也。漢高祖為亭長。送徒

驪山。被酒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乃拔劍斬蛇。後人至蛇所。有一老嫗夜

哭。人問之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以嫗

為不誠。欲苦之。嫗因忽不見。後人告高祖。高祖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

畏之。漢景帝二年九月。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時膠西濟

南齊四王。有舉兵反謀。謀由吳王濞起。連楚趙凡七國。下密縣居四齊之

中。角。兵象。上鄉者也。老人。吳王象也。年七十。七國象也。天戒若曰。人不當

生角。猶諸侯不當舉兵以鄉京師也。禍從老人生。七國俱敗云。京房易傳

曰。家宰專政。厥妖人生角。武帝征和元年。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

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冬十

一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城門。索十一日乃解。巫蠱始起。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為女子。嫁為人婦。生一子。長安陳鳳言。此陽變為陰。將亡繼嗣。自相生之象。一曰嫁為人婦。生一子者。將復一世乃絕。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與女子田無嗇生子。師古曰。方與者。山陽之縣也。女子姓田。名無嗇。方與音房。豫。先未生二月。兒嘔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嘔聲。母掘收養。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趙春病死。師古曰。廣牧。朔方之縣也。姓趙。名春。斂棺積六日。師古曰。斂。音力。瞻反。棺。音工。嘔反。出在棺外。自言見夫死父曰。年二十七不當死。太守譚以聞。京房易傳曰。幹父之蠱。有子。考亡咎。韋昭曰。蠱。事也。子能正父之事。是為有子。故考不為咎。師古曰。易蠱卦初六爻辭也。子三年不改父道。思慕不皇。亦重見先人之非。師古曰。言久有不善之事。當速改之。若唯思慕而無所變易。是重顯先人之非也。一曰。三年之內。但思慕而已。不暇見父之非。故不改也。重音直。用反。不則為私死妖。人死復生。一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六月長安女子有生兒兩頭異頸。面相鄉。四臂共胃。俱前鄉。師古曰。鄉。讀曰嚮。尻上有目。長二寸所。京房易傳曰。睽孤。見豕負塗。師古曰。易睽卦上九爻辭也。睽。孤。平判之意也。塗。泥也。睽。音苦。構反。厥妖人生。

兩頭下相攘善。妖亦同人。若六畜首目在下。茲謂亡上。正將變更。凡妖之作。以謹失正。各象其類。二首。下不一也。足多。所任邪也。足少。下不勝任。或不任下也。凡下體生於上。不敵也。上體生於下。媒漬也。生非其類。淫亂也。人生而大上。速成也。生而能言。好虛也。羣妖推此類。不改乃成凶也。王莽始建國二年。甄豐子尋。坐偽作符命。誅。黨與死者數百人。尋手理有天子字。莽解其臂入視之曰。此一大子也。或一六子也。六者。戮也。明尋父子當戮死也。是歲池陽縣有小人。影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操持萬物。大小多相稱。車馬及物。皆稱人之形。三日止。天鳳四年。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胡虜。謂巨母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瀕。昭如海。名也。輅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日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闕。霸卧則枕鼓。以鐵著食。乞迎之於道。京師門戶不容者。開高大之。以視百蠻。東漢書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戊子。民轉相驚走。棄什物去廬舍。靈帝建寧三年春。河內婦食夫。河南夫食婦。臣昭曰。棄此二食。夫妻不同。在河南河北。每見死異。斯豈怪妖。復有徵乎。河者。經天巨地之水也。河內。河之陽也。夫婦參配。陰陽判合。成體。今以夫之尊。在河之陽。而陰承體。早吞食尊陽。將非君道昏弱。無居剛之德。遂為陰細之人。

所能消毀乎。河南河之陰。河視諸侯。夫亦惟家之主而自食正內之人。時
太皇后將立。而靈帝一聽閹宦。無所厝心。夫以宮房之愛。慈亦不全。中懷
抱。末后終廢。王甫拔毒。陰中列侯。實應厥位。天戒若曰。徒隨嬖豎之意。夫
敢其妻子。熹平二年六月。雒陽民訛言虎賁寺東壁中有黃人。形容鬚眉
良是。觀者數萬。省內悉出。道路斷絕。應劭時為郎。風俗通曰。劭故往視之。
何在其有人也。走漏汙處。膝緒深澗。壁有他刻。數寸曲折耳。劭又述之曰。
季夏土黃。中行用事。又在壁中。壁亦土也。以見於虎賁寺者。虎賁國之秘
兵。杆難禦侮。必是於東。東者。動也。言當出師行將。天下搖動也。天之以類
告人。甚於影響也。到中平元年二月。張角兄弟起兵冀州。自號黃天。三十
六方四面出和。將帥星布。吏士外屬。因其疲餒。率而勝之。物理論曰。黃中
被服純黃。不將尺兵。有長衣。行舒步。所至郡縣無不從。是日天大黃也。
光和元年五月壬午。何人白衣。欲入德陽門。辭我梁伯夏。教我上殿為天
子。中黃門桓賢等。呼門吏僕射。欲收縛何人。吏未到。須臾還走。求索不得。
不知姓名。蔡邕以成帝時男子王褒。絳衣入宮。上前殿非常室。曰天帝令
我居此。後王莽篡位。今此與成帝相似。而有異。被服不同。又未入雲龍門
而覺。稱梁伯夏。皆輕於言以往。况今將有狂狡之人。欲為王氏之謀。其事

不成。其後張角稱黃天作亂。竟破壞。風俗通曰。光和四年四月。南宮中黃
門寺下。一男子長九尺。服白衣。中黃門解步呵問。汝何等人。白衣妄入宮
掖。曰。我梁伯夏後。天使我為天子。步欲前收取。因忽不見。劭曰。尚書春秋
左傳曰。伯益佐禹治水。封於梁。颺。叔安有裔子曰董。又實甚好龍。龍多歸
之。帝舜嘉之。賜姓董氏。董氏之祖與梁同焉。到光熹元年。董卓自外入。因
間乘繫。廢帝殺后。百官總已。號令自由。殺戮決前。威重於主。梁本女定。而
卓隴西人。俱涼州也。天戒若曰。卓不當專制奪嫡。如白衣無宜。聞入宮也。
白衣見黃門寺。及卓之末。中黃門誅滅之際。事類如此。可謂無乎。袁山松
曰。梁張角一時狡亂。不足致此大妖。斯乃曹氏滅漢之徵也。案劭所述。與
志或有所不同。年月舛異。故俱載焉。註曰。檢觀前通。各有未直。尋梁即魏地
之名。伯夏明於中夏。非溥天之稱。以內臣孫夫得稱王。徵驗有應。有若符
契。後云伯夏教我為天子。後曹公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此乃魏
文帝受我成策。而陟帝位也。風俗通云。見中黃門寺。曹騰之家。尤見其證。
二年。雒陽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背。俱前向。以為不祥。墮地棄
之。自此之後。朝廷霧亂。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二頭之象。後董卓戮太后。被
以不孝之名。故廢天子。後復害之。漢元以來。禍莫踰此。四年。魏郡男子

張博送鐵盧詣太官。博上書室殿山居屋後宮禁。落屋謹呼。上收縛考問。辭忽不自覺知。臣昭曰：魏人入宮。既奪漢之徵。至後宮而謹呼。終亦禍發。

母后。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陽男子劉倉。居上西門外。妻生男兩頭共身。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為龜。入于深淵。其後時出見。初浴簪一銀

釵。及見猶在其首。臣昭曰：黃者。代漢之色。女人。臣妾之體。化為龜。龜者。元也。入于深淵。水實判火。夫君德尊陽。則見九五飛在于天。乃備光盛。俯等

龜。龜有愧。潛躍。首從戴釵。卑弱未盡。後帝者王。不專權極。天德雖謝。蜀猶傍續。推求斯異。女為曉者著矣。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斂月

餘。其母聞棺中聲。發之。遂生。占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其後曹公由庶士起。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物故。其家以杉木槨

斂。墓於城外數里。上巳十四日。有行者聞冢中有聲。便語其家。往視聞聲。便發出。遂活。七年。越雋有男化為女子。時周群上言。哀帝時亦有此異。

將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獻帝封于山陽。建安中。女子生男。兩頭共身。晉書魏文帝黃初初。河清宋士宗母。化為鯿入水。明帝太和三年。曹

休部曲丘奚農女死復生。時有開周世家。得殉葬女子。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言。郭太后愛養之。又太原人發塚。破棺中有一生婦人。問其本事。不

知也。視其墓木。可三十歲。按京房易傳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宣帝起之象也。漢平帝獻帝並有此異。故以為王莽曹操之證。青龍元年。并州刺史

畢軌。送漢故渡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二百五十歲。言品飲食如常人。奴云。霍顯光後小妻。明友妻。光前妻女。時京邑有一人失其姓名。食啖燕

十許人。遂肥不能動。其父曾作遠方長吏。官徒送彼縣令胡義。傳共食之。一二年中。一鄉輒為之儉。三年中。壽春農氏妻自言為天神所下。命為

登女。當營衛帝室。蠲邪納福。飲人以水。及以洗創。或多愈者。於是立館後宮。下詔稱揚。甚見優寵。及景初二年。帝疾。飲水無驗。以致大漸。於是斬焉。

元帝咸寧二年八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髮

白。着黃巾單衣。拄杖呼王。始語曰。今當太平。晉尋代魏。吳孫休時。烏程人

有得困病。及差能以嚮言者。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

大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

所過十數里。其隣人有責息於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為責讓。懼以禍福。負物者以為鬼神。即顛倒界之。其人亦自不知所以然也。文獻通考。按此

四年。安吳民陳焦。死七日復生。穿冢出于寶曰。此與漢宣帝同事。烏程侯

事晉史置之。不從條下。然此妖異也。故今移置之。人病門云。孫休永安

皓承廢放之家。得位之祥也。寶鼎元年。丹陽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為
龜。兄弟閉戶衛之。掘堂上作一大坎。實水其中。龜入坎遊戲。一二日。恒延
頸外望。伺門戶小開。便輪轉自躍入于遠潭。遂不復還。與靈帝時黃氏母
事同。吳亡之象也。晉武帝泰始五年。城人年七十生角。殆趙王倫篡亂
之象也。咸寧二年十二月。琅邪人顏畿病死。棺斂已久。家人咸夢畿謂
已曰。我當復生。可急開棺。遂出之。漸能飲食。屈伸視瞻。不能行語。二年復
死。京房易傳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厥妖人死復生。其後劉石僭逆。遂亡
晉室。下為上之應也。惠帝元康中。安豐有女子周世寧。八歲。漸化為男
子。至十七八。而氣性成。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為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為王。
此亦劉石覆蕩天下之妖也。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聘。尋而其
夫成長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樂行。其父母逼強。不得而去。尋
病亡。後其夫還。問其女所在。其家具說之。其夫還至女墓。不勝哀情。便發
冢開棺。女遂活。因與歸家。後恐聞知。詣官爭之。所在不能決。祕書郎王導
議曰。此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朝廷從其議。永寧初。齊
王冏唱義兵。誅除亂逆。乘輿反正。忽有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寄產。門者詰
之。婦曰。我截臍便去耳。是時齊王冏匡復王室。天下歸功。識者為其惡之。

後果斬戮。永寧元年十二月甲子。有白頭公入齊王冏大司馬府。大呼曰。
有大兵起。不出甲子旬。冏殺之。明年十二月戊辰。冏敗。即甲子旬也。太
安元年四月癸酉。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當作中書監。即
收斬之于寶。以為禁庭尊祕之處。今賤人徑入而門衛不覺者。宮室將虛
而下人踰上之妖也。是後帝北遷鄴。又遷長安。宮闕遂空焉。惠帝世。杜
錫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年開冢祔葬。而婢尚生。始如瞑。有頃漸覺。問
之。自謂再宿爾。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開冢更生。猶十五六也。嫁之有子。
光熙元年。會稽謝真生子。頭大而有髮。而蹠之石反反向上。有男女兩
體。生便作丈夫聲。經一日死。此皇之不極。下人伐上之病。於是諸王有僭
亂之象也。惠帝之世。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此
亂氣所生。自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大興。甚於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
相倣倣。或至夫婦離絕。多生怨曠。故男女氣亂而妖形之作也。懷帝永
嘉元年。吳郡吳縣萬詳婢生子。鳥頭兩足。馬蹄一手。無趾。尾黃色。大如椀。
此亦人妖亂之象也。五年五月。抱罕令嚴根奴產一龍一女一鵝。京房
易傳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皆為天下大兵。是時帝承惠皇之後。四海
沸騰。尋而陷於平陽。為逆胡所害。此其徵也。愍帝建興四年。新蔡縣吏

任僑妻產二女。腹與心相合。自胃以上臍以下各分。此蓋天下未一之妖也。時內使呂會上言。按瑞應圖。異根同體。謂之連理。異畝同穎。謂之嘉禾。草木之異。猶以為瑞。今二人同心。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蓋四海同心之瑞也。時皆哂之。俄而四海分崩。帝亦淪沒。元帝太興初。有女子其陰在腹。當臍下。自中國來。至江東。其性淫而不產。又有女子陰在首。渡在揚州。性亦淫。京房易傳曰。人生子陰在首。天下大亂。在腹。天下有事。在背。天下無後。于時王敦據上流。將欲為亂。是其徵。三年十二月。尚書駱謝平妻坐女墮地。凜凜匹備。反有聲。須臾便死。鼻目皆在頂上。面處如項。口有齒。都連為一。胃如鼈。手足爪如鳥爪。皆下勾。此亦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後二年有石頭之敗。明帝太寧二年七月。丹陽江寧侯紀妻死。經三日復生。成帝咸康五年四月。下邳民王和僑居暨居。未反陽。息女可。年二十。自云上天來。還得徵瑞印綬。當母天下。晉陵太守以為妖。收付獄。至十一月。有人持柘之。夜反杖絳衣。請止車門口。列為人。使求見天子。門候受辭。辭稱姓呂。名賜。其言王和女可。右足下有七星。星皆有毛。長七寸。天今命可為天下母。奏聞即伏誅。并下晉陵誅可。康帝建元二年十月。衛將軍營督過望。所領兵陳瀆女臺。有文在其足。曰天下之母。灸之愈明。京都

誼譁。有司收繫以聞。俄自建康縣獄亡去。明年崩。獻后臨朝。此其祥也。孝武帝寧康初。南郡州陵女唐氏。漸化為丈夫。安帝義熙七年。無錫人趙末年八歲。一旦暴長八尺。髭鬚上。即移反下。相俞反蔚。音尉。然三日而死。義熙中。東陽人莫氏。生女不養。埋之數日。於土中啼。取養遂活。義熙末。豫章吳平人。有二陽道重累生。恭帝元熙元年。建安人陽道無頭。正平。本下作女人形體。劉聰子約死。一指猶暖。遂不殯。歿及蘇。言見元海於不周山。經五日而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為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居家死亡略盡。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汝宜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辭而回。道過一國。曰猗居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為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妻之。約歸置皮囊於枕上。俄而蘇。使左右枕上取皮囊。開視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居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捫提。當相見也。馳使呈聰。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此玉并葬焉。符健時。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符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弗答。俄而

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為妖。下靖獄。會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履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嘆曰。履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乃赦之。**宋書**。宋文帝元嘉末。長廣人病差。便能食而不得卧。一飯輒覺身長。如此數日。頭遂出屋。段究為州刺史。度之長三丈。復還漸縮如舊。經日而亡。俄而文帝為凶勅所害。宋明帝泰豫元年正月丁巳。巨人跡見西池水上。**梁書**。武帝時。海中浮鵠山。去餘姚岸可千餘里。上有女人年三百歲。有女官道士四五百人。年並出百。但在山學道。遣使獻紅席。帝方捨身。時其使適至。云此草常有紅鳥居下。故以為名。觀其圖狀。則鸞鳥也。時又有男子不知何許人。於大眾中自割身以飴飢鳥。血流偏體。而顏色不變。又沙門智泉。銑鉤挂體。以燃千燈。一日一夜端坐不動。太清元年。丹陽有莫氏妻生男。眼在頂上。大如兩歲兒。墮地而言曰。兒是旱疫鬼。不得住。汝當令我得過。疫鬼曰。有上官何得自由。母可急作絳帽。故當無憂。母不暇作帽。以絳繫髮。自是旱疫者二年。揚徐兗豫尤甚。黃氏鄉隣多以絳免。他土效之無驗。**簡文大寶**二年。京口人於藏兒年五歲。登城西南角大樓。打鼓作長江柁。鼓兵象也。時侯景亂江南。元帝承聖元年十二月。天門山獲野人。出山三日而死。**陳書**。陳武帝永

定三年。有人長三丈。見羅浮山。通身潔白。衣服楚麗。京房易傳曰。長人見亡。後二歲帝崩。後主為太子時。有婦人突入東宮。而大言曰。畢國主。後主立而祚終之應也。至德三年八月。建康人家婢死。埋之九日而更生。有牧牛人聞而出之。禎明二年。有神自稱老子。游於都下。與人對語。而不見形。言吉凶多驗。得酒輒釀之。經三四年乃去。有船下忽聞人言曰。明年亂。視之得死嬰兒。長三尺而無頭。明年陳亡。**北史**。後魏太武大延元年。有鄙婦人持方寸玉印。詣潞縣侯孫家。既而亡去。莫知所在。印有三字為龍鳥之形。要妙奇巧。不類人跡。文曰旱疫平。後齊天保中。臨漳有婦人產子。二頭共體。是後政由奸佞。上下無別。兩頭之應也。河清四年。有神見於後園萬壽堂前山穴中。其體壯大。不辯其面。兩齒絕白。長出於唇。帝直宿嬪御。已下七百人咸見焉。帝又夢之。後主咸平五年大旱。晉陽得死魃。長二尺。面頂各二目。帝聞之。使刻木為其形以獻。**存心錄**。後周保定三年。有人產子男。陰在背上如尾。兩足指如獸爪。陰不當生於背。而生於背者。陰陽反覆。君臣顛倒之象。人足不當有爪。而有爪者。將致攫人之變也。是時晉陽公宇文護專擅朝政。征伐自己。陰懷篡逆。天戒若曰。君臣之分已僭矣。將行攫噬之禍。帝見變而悟。遂誅晉公。親萬機。克平齊國。號為

高祖傳禍為福之效也。武帝時有強練者，佯狂持一瓢，至晉陽公護門而擊破之，曰：「身尚可，子苦矣。」時護專政，因朝太后，帝繫殺之，發兵捕其諸子，皆備楚毒而死。強練又行乞於市，或遺之粟麥，輒以無底甕受之，因大笑曰：「盛空，未幾周滅。」高祖移都長安，城為虛矣。隋書：開皇六年，霍州有老翁化為猛獸。七年，相州有桑門為蛇，尾繞樹而自抽，長二丈許。仁壽四年，有人長數丈，見於應門，其跡長四尺五寸，其年帝崩。大業元年，鴈門人房回安，母年百歲，額上生角長二寸。洪範五行傳曰：「婦人，陰象也。角兵象也。」下反上之應，是後天下果大亂。陰戎圍帝於鴈門。四年，鴈門宋谷村有婦人生一肉卵，大如斗，埋之後數日，所埋處雲霧盡合，從地雷震而上，視之洞穴，失卵所在。六年，趙郡李來王家有婢產一物大如卵。六年正月朔旦，有盜衣白練裙襦，手持香花，自稱彌勒佛出世，入建國門，奪衛士仗，將為亂。齊王暕遇而斬之。後三年，楊玄感作亂，引兵圍洛陽，戰敗乃伏誅。八年，有澄公者若狂人，於東都大叫唱賊，帝聞而惡之。明年玄感作亂，舉兵圍洛陽。十二年，澄公又叫賊，李密逼東都，孟讓燒豐都市而去。九年，帝在高陽，唐縣人宋子賢善為幻術，每夜樓上有光明，能變作佛形，自稱彌勒出世，又懸大鏡於堂上，紙素上畫為蛇為獸及人形。

有人來禮謁者，轉側其鏡，遣觀來生形像，或映見紙上蛇形。子賢輒告云：「此罪業也。」當更禮念，又令禮謁，乃轉人形示之。遠近惑信，日數百千人，遂潛謀作亂，將為無遮佛會，因舉兵欲襲擊乘輿，事泄，鷹揚郎將以兵捕之。夜至其所，遠其所居，但見火坑，兵不敢進。郎將曰：「此地素無坑，止妖妄耳。」及進，無復火矣，遂擒斬之，并坐其黨與千餘家。其後復有桑門向海明，於扶風自稱彌勒佛出世，潛謀逆亂，人有歸心者，輒獲吉夢，由是人皆惑之。三輔之士，翕然稱為大聖，因舉兵反，眾至數萬，官軍擊破之。京房易飛候曰：「妖言動眾者，茲謂不信，路無人行，不出三年起兵，自是天下大亂，路無人行。」新唐書：五行志：唐武德四年，太原屈志覺死十日而蘇。貞觀十九年，衛州人劉道安頭生肉角，隱見不常，因以惑眾，伏誅。角，兵象，肉不可以觸者。永徽六年，淄州高苑民吳威妻，嘉州民辛道護妻，皆一產四男，凡物反常則為妖，亦陰氣盛則母道壯也。顯慶三年，普州有人化為虎，虎猛噬而不仁。儀鳳三年四月，涇州獻二小兒，連心異體，初鶻，鴈縣衛士胡萬年妻吳生一男一女，其胷相連，餘各異體，乃析之，則皆死。又產復然，俱男也。遂育之，至是四歲，以獻于朝。永隆元年，長安獲女魃，長尺有二寸，其狀怪異，詩曰：「旱魃為虐，如暎如楚。」是歲秋不雨，至于明年正月。永

隆二年九月萬年縣女子劉凝靜。衣白衣從者數人。非太史令廳。問此有何災異。令執之以聞。是以彗星見。太史司天文曆侯。王者所以奉若天道。恭授民時者。非女子所當問。載初中。涪州民范端化為虎。神功元年二月庚子。有人走入端門。又入則天門。至通天宮。闔及仗衛不之覺。時來俊臣婢產肉塊如二升器。剖之有赤蟲。須臾化為蜂螫人而去。又視二年正月。成州有大人跡見長安中。郴州左史因病化為虎。欲食其嫂。擒之乃人也。雖未全化而虎毛生矣。太極元年。狂人段萬謙潛入承天門。登太極殿。非御牀。自稱天子。且言我李安國也。人相我年三十二當為天子。開元二十三年四月。冀州獻長人李家寵。八尺有五寸。大曆十年二月。昭應婦人張。產一男二女。貞元八年正月丁亥。許州人李狗兒。持杖上舍元殿。擊攔檻。伏誅。十年四月。恒州有巨人跡見。十五年正月戊申。狂人劉忠。詣銀臺稱白起。令上表。天下有火災。十七年十一月。翰林待詔戴少平。死十有六日而蘇。是歲宣州南陵縣丞李疑死。已殯三十日而蘇。元和二年。商州洪崖治役夫。將化為虎。衆以水沃之。不果化。長慶四年三月。民徐忠信潛入浴堂門。寶曆二年十二月。延州人賀文妻。一產四男。太和二年十月。狂人劉德廣入含元殿。咸通七年。渭

州有生人角寸許。占曰。天下有兵。十三年四月。太原晉陽民家有嬰兒。兩頭異頸。四手聯足。此天下不一之妖。是歲民皇甫及年十四。暴長七尺餘。長啜大嚼。三倍如初。歲餘死。乾符六年秋。蜀郡婦人尹生子。首如豕。目在睂下。占曰。君失道。光啟元年。隰州溫泉民家有死者。既葬且半月。行人聞聲呼地下。其家發之則復生。歲餘乃死。二年春。鳳翔郿縣女子未。化為丈夫。旬日而死。京房易傳曰。茲謂陰昌。賤人為王。大順元年六月。資州兵王全義妻如孕。覺物漸下入股。至足大拇痛甚。拆而生珠如彈丸。漸長大如杯。天祐二年五月。潁川汝陰民彭文妻。一產三男。蜀王建元年。巨人見青城山。南漢劉鋹時。南海民妻生子。兩首四臂。太平廣記。永淳初。同州司功元邃。其母在堂坐。忽見屏外有小人乘小馬入來。人長二三尺。馬亦相稱。衣甲具裝。光彩輝日。於庭內巡牆馳走。良久方滅。其母常欲自殺。後遂投井而死。天寶中。李測移官。其宅亦凶。莅事數日。宅中有小人長數寸。四五百頭。滿測官舍。測以物擊中一頭。仆然而殮。視之悉人也。天寶末。御史中丞畢杭。於庭中忽見小人。長五六寸。數百遊戲。自若。家人擊死一枚。明日群小人皆白眼而哭。桓謙家有人長寸餘。被鎧持槊。從穴中出。部陣指麾。人馬輕快。剝取切肉入穴。道士朱應子令

作沸湯澆穴。因掘有大蟻斛許皆死。遂絕。謙後亦誅。錄異記趙驚奴者。合州石鏡人也。居大雲寺地中。初其母孕數月。產一虎。棄於江中。復孕數月。產一巨鼈。又棄之。又孕數月。產一夜叉。長尺餘。棄之。復孕數月。而產驚奴。眉目耳鼻口一一皆具。其自項已下。其身如斷瓠。亦有肩胛。兩手各長數寸。無肘臂腕。掌如圓肉。上各生六指。纔寸餘。爪甲亦具。其下有兩足。一二寸。亦皆六指。既產。不忍棄之。及長。只長二尺餘。善入水。能乘舟。性甚狡慧。詞喙辯給。頗好殺戮。以捕魚豚為業。每闖船。驅僮及歌竹枝詞。較勝必為首冠。市肆交易。必為牙保。常髡髮。緇衣。民間呼為趙師。晚歲但禿頭白衫而已。或拜跪跳躍。倒踏于地。形保露。人多笑之。或乘驢遠適。只使人持之。橫卧鞍中。若衣囊焉。有二妻一女。衣食豐足。或擊室家力不可制。乾德初。年僅六十。腰腹數圍。面目如常人。無異。其女右手無名指。長七八寸。亦異於人。宋史五行志。宋自建隆元年至天禧四年。郡縣上言民妻產三男者。凡一百九。產四男者。凡三。產一男三女者。二。產二男一女者。一。建隆三年。齊州晉州大旱。民家多生魃。太平興國九年。揚州揚子縣民妻生男。毛披體半寸餘。面長頂高。鵝肩。眉毫粗密。近髮際有毛。兩道軟長。眼微紫。唇紅厚。耳鼻大。類胡僧。至三歲。畫圖以獻。淳化元年八月。汾州慈達院。

僧智嚴。頭生角。可長三寸。天禧四年七月。衡州耒陽縣民張中妻產三男。其一額有白誌。方寸餘。上生白髮。天聖至治平。婦人生四男者。二。生三男者。四。十四。生二男一女者。一。說者曰。天下安寧。無兵荒之憂。人民蕃息之驗也。熙寧元年。距元豐七年。郡邑民家生三男者。八十四。而四男者。一。三男一女者。一。元豐八年。至元符二年。生三男者。十八。而四男者。二。三男一女者。一。元符三年。至靖康。生三男者。十九。四男者。一。宣和六年。都城有賣青菓男子。孕而誕子。尊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免。而逃去。又有酒肆號豐樂樓。酒保朱氏子之妻。可四十餘。楚州人。忽生髭。長僅六七寸。疏秀而美。宛然一男子。特詔度為女道士。宣和六年。御樓觀燈。時開封尹設次。以彈壓於西觀下。上從六宮於其上。以觀天府之斷決者。簾幕深密。下無由知。衆中忽有人躍出。墨色布衣。若寺僧童行狀。以手畫簾。出指斥語。執于觀下。上怒甚。令中使傳旨治之。蕪掠亂下。又加炮烙。詢其誰何。畧不一語。亦無痛楚之狀。又斷其足筋。俄施刀鬻。血肉狼籍。上大不悅。為罷一夕之歡。竟不知其何人。付獄盡之。紹興三年。建康府桐林灣人。產兒。肉角有齒。角兵象。肉不可以觸者。是歲人多產鱗毛。皆人病也。紹興二十年八月。洋州真符縣民家一產三男。隆興元年。建康民流寓行都。

產子二首。具羽毛之形。乾道五年。衡湘間有人化為虎者。與唐志顯慶三年人病同占。餘杭縣民婦產子青而毛。二肉角。又有二家婦產子。毛角亦如之。皆連體。兩面相鄉。卿與鬻同。三家纔相去一二里。病氣同所鍾也。又潮州城西婦孕過期。產兒如指大。五體皆具者百餘。蠕蠕能動。人病之異也。淳熙十年。鄱陽南鄉民產子。兩肘各有二臂。長十五歲。每闔則六臂並運。十三年。行都有人死十四日復生。十一月辛未。鄧家巷民婦產肉塊三。其一直目而橫口。十四年六月。臨安府浦頭民產子。生而能言。四日暴長四尺。紹興元年。平江府崑山縣石工採石而山摧。工壓焉。三年六月。他工採石隣山。聞其聲呼相應。答如平生。報其家鑿石出之。見其妻喜曰。久閉乍風。肌如裂。俄頃聲微。禁不語。化為石人。貌如生。慶元元年。饒州樂平民產子。人體有尾。永州民產兒。首有角。腋有肉翅。二年七月。隆興府進賢縣民產子亦如之。而面有三目。嘉定元年四月。鎮江後軍妻生子。一身二首四臂。晉志謂中原分裂。應此人病也。後數年。金人失中原。元史五行志。至正十年春。麗正門樓斗拱內有人伏其中。不知何自而至。遠近聚觀之。門尉以白留守。達于都堂。上聞有旨。令取什法司鞠問。但云薊州人。問其姓名。詰其所從來。皆惘若無知。唯妄言禍福而已。乃以不

應之罪答之。
忽不知所在。

人妖

存心錄 晉元嘉九年。南陽樂遐嘗在坐。忽聞空中有人呼其夫。婦名甚急。半夜乃止。殊自驚懼。後數日。婦屋後還。忽舉體衣服

總是血。未及一月而夫婦相繼病卒。東晉王綏為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於床。而血流淋漓。俄拜荊州刺史。坐其父愉之謀。與弟納並被誅。**歷代人臣類** 晉諸葛長民富貴後。嘗一月或數十日。輒於夜眠中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狀。毛修之嘗與同宿。駭愕不達此意。視之良久。長民告毛。此物奇健。非我無以制之。毛曰。是何物。長民曰。我正見一物甚黑。兩手脚不分明。少日中。多夕來。輒共鬪。深自驚懼焉。屋中柱及椽。楯間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刀懸斫。應刀隱滅。去輒復出。悉以紙裹柱。楯。紙內簌簌如有行聲。後長民為劉裕所殺。晉兗州刺史王徽之。在道有客命索酒炙。言未訖而炙至。割之終不入。少頃已變為微之頭矣。驚愕反矚。又見其頭在空中。揮霍而沒。王至州便殞。後魏僕射朱世隆晝寢。妻奚氏忽見一人携世隆頭去。奚氏往視之。隆寢如故。及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去。數日被殺。北齊趙郡王叡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居內。出土開為

兗州刺史。太后欲留百日。獻正色不許。獻出夜方寢。見一人長可丈五尺。當門向床以臂壓王。良久遂失。甚惡之。而明日被誅。北齊崔季舒位至侍中。忽見池中蓮花為人面。著鮮卑帽。又其妻晝寢。見一神人長丈餘。遍身黑毛。欲來逼已。又有一大人手自地而出。長丈餘。滿室光耀。問左右皆不見。尋以非罪見誅。唐周仁軌為并州長史。性殘酷。好殺。在州忽於堂階下見一人臂如新斷來。血淚瀝瀝。仁軌令人送去州二十餘里外。數日令看。其臂尚在。時盛暑。肉色無變。人咸怪之。其月仁軌以韋氏黨伏誅。介士抽刀斫之。仁軌舉臂應刃所中。其臂壓地。與此見者無異。人馳騎往於先送處看之。至彼一無所見。唐丞相王涯掌邦賦。又主縣官鹽鐵。其子仲翔嘗一日避暑於山亭。忽見家僮數十。皆無首。被血來仲翔前。僅食頃方不見。仲翔驚異甚。即具白之。願解去權位。涯不聽。後果有鄭注之禍。

永樂大典卷之三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范濟

圖照監生臣教河

臣孫世良